

于秀 / 著

惘惘不归

老兵
自述

我在台湾40年

归去来兮，老友将芜；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。归去来兮……

于秀 / 著

惘惘不归 老兵自述

我在台湾40年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惘惘不归：老兵自述：我在台湾40年 / 于秀著

— 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2.11

ISBN 978-7-5057-3125-7

I. ①惘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0205号

书名	惘惘不归：老兵自述：我在台湾40年
作者	于秀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-83670231
印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690×980毫米 16开 16.25印张 230千字
版次	2012年11月第1版
印次	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125-7
定价	32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拨开历史尘氛，再现岁月狰狞。时代的巨轮滚滚碾过，一种叫做思乡的疼镌刻于老兵们的灵魂之上，烙印永恒，震撼、警醒着中华。

值此东海、南海纷争不断之际，那些台湾老兵们的切身经历再次提醒我们：

再也不要内耗，再也不要骨肉分离、亲痛仇快……

1. 逃离台湾 老兵·周云亭.....001

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，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78岁高龄时铤而走险，绕道菲律宾、香港回到祖国内地。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“民众探亲”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周云亭老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。

2. 一个女人四十余年的坚守 老兵·曲光镛...013

要说老兵，曾经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的他当之无愧。可在抗战时期，抛家别妻投身革命的他，从来没想到会一走就是44年，他离家时才刚刚22岁的妙龄妻子与他再度重逢时已是七旬老人。

3. 当团聚变成永诀 老兵·刘先生027

女儿的房间收拾得很漂亮，睡衣和拖鞋都准备好了，冰箱塞满了好吃的东西。可80岁的老人没有等到女儿进门的那一瞬间。本来是一次难忘的父女相聚，没想到却成了永诀。

4. 千山万水 回头上岸 老兵·薛贵存.....043

17岁时，躲在树林里的他听不得只有三个月大的妹妹的凄惨哭声，当兵去了台湾。50岁时，为了同80岁的老母团聚，提前6年退休，尽管损失了近一千万台币（折合约200万人民币），可他说见到了老娘，值。

5. 繁华旧梦 老兵·朱恒生.....059

在台湾形单影只过了半生，几次托人回内地寻亲未果的他，想到了初恋的情人。1989年，68岁的他带着当年那个姑娘留给他的一双布袜返回上海。咫尺天涯，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在40年后重圆那个繁华旧梦。

6. 叛逆者 老兵·何知春.....077

17岁他成为叛逆者，参加了国民党部队。当部队要开拔到台湾时，他为了逃回家乡跳进了大海。可是，救他的船仍是往台湾撤退的军舰。

7. 寻子 老兵·施存成.....093

带着妻子走上军舰的那个瞬间，他回头望望在奶妈怀里只有60天大的儿子，以为这次同每次一样，只是一次普通的执行任务，可是直到1989年回内地探亲前夕，他才明白自己走上的是条不归路。他的骨灰是随着机票一起，由妻子带着他上路的。

8. 熄灭的灯 老兵·栾锡三.....111

第一次回来，他陪老伴说了一个月的话；第二次回来，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他说了一个月的话；第三次回来，老伴走了。40年后的相聚，他跟老伴待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过两个月。

9. 50 年苦等最终仍是分离 老兵·王恒文.....127

1999 年 7 月 4 日，他回来了，走了整整 50 年，她也等了整整 50 年，77 岁的他告诉 76 岁的她，他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，三个儿子。但是，他仍然想要回来看看，因为这儿是他的家。

10. 迟到了 40 年的牵手 老兵·孙茂亭141

叮嘱还有两个月就要生育的妻子注意身体，他拿起铁锹走出家门。26 岁的他不知道那个早晨会让他从此与妻儿分离，这一走便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。

11. 失踪的幼女 老兵·李承乾157

13 岁的妹妹，八个月大的女儿，29 岁的妻子，31 岁的他在那一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。最后，他选择了带着妻子走。妻子对着岸上抱着她八个月的女儿的妹妹喊：“我去安顿下来，就回来接你们。”可这一别却从此人海两茫茫。

12. 大陆的媳妇 台湾的太太 老兵·刘寿173

回来见到娘的时候，她老人家 82 岁了，人已经有点糊涂。问她我是谁，她摇摇头不说话，好像是认不出来了。可是我要离开家再回台湾的时候，她用不知道积攒了多长时间的钱，给我买了一包水果糖，让我带给台湾的孩子们。娘啊，接过糖我望着眼神仍是直直的亲娘哭了。

13. 兄弟兄弟 老兵·范春旺.....193

一个名字，两个兄弟。为了已经成家的哥哥，16 岁的弟弟顶着哥哥的名字飘洋过海去了台湾。从此，海峡两岸共用一个名字的两兄弟生死难相知。

14. 67岁老兵的初婚 老兵·栾心和211

面对67岁才做新郎的他，我笑着问那位身边的“新娘”
如果再有战争，你会不会等他50年或者更多？她的笑容消失了，
喃喃地反问我：“你在开玩笑？”

——笔者

15. 乡愁绵绵何时休 老兵·陈明礼229

老伴离开人世的时候，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了他的手，
像是在对他抱歉，“我先走一步了。”抱着老伴凉起来的身体，
他拼命地哭：老伴啊，我回来了，你又走了。

逃离台湾

在山上躲了七天七夜，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灾难，离开家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，这种思乡的煎熬使他在 78 岁高龄时铤而走险，绕道菲律宾、香港回到祖国内地。由于这时距台湾当局开放“民众探亲”的政策还有几个月的时间，周云亭老人此举还被台湾当局列上了黑名单。

老兵·周云亭

周云亭，山东青岛人。1909 年生，1949 年从青岛港去台湾，时年 40 岁，1987 年 1 月转道菲律宾、香港，回内地定居，时年 78 岁。

悄悄不归

老兵自述：我在台湾四十年

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，当时我已经40岁，家里四个孩子，老大是个女儿，12岁，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，他们一个9岁、一个3岁，最小的那个只有六个月。

当时兵荒马乱的，到处在抓兵，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。那时候庄稼也都荒了，山上也没什么吃的，我每天饿了就挖野菜吃，渴了喝山沟里的水，直到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，便跑下山来准备回家看看，谁知走到半道上便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。

那时我们大概有几百个人吧，都被送到停泊在青岛港的船上，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来到了台湾。

在台湾经过一番整编，我被编进了正规部队，又很快被运到海南岛，那时候战争打得很凶，很多人都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人被打死的倒不是很多，主要是北方兵到南方有些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整天靠吃烂菜叶充饥，许多人都病倒了。我也算是死里逃生才又随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回到台湾。

那时候家里根本不知道我的音信，是死是活他们到处打听也没有人知道。

我老伴带着四个孩子像塌了天一样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地里没有收成，她只好拖着几个孩子东家借西家赊，家里少了我这个顶梁柱，那日子就根本不知道咋往下过。

我在台湾这边也度日如年。

刚开始时还数着日子，总觉得很快就能回家。可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两岸关系也一天天紧张，回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到后来我甚至连是哪年哪月都懒得去记了，糊涂比清醒着好，一想起家里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，心里就针扎般地痛，我不在家种地，他们吃什么？

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待就是十几年，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，退役时已是年

过半百的老人。这十几年在兵营里就是混了个一日三餐，什么积蓄也没有的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找工厂打工，人家嫌我年纪太大，手脚不利索，不肯要我。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，从部队里下来，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。

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，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，每天擦擦、洗洗，扫扫院子，干一些清洁的活儿，这样我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。

我在天主教堂安下身来以后，便开始想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怎样了。

十几年来音信全无，我不知道老伴和四个孩子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回来，不知道自己的老爹老娘是否还健在，不知道儿子的死活，他们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牵挂。

那些日子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便跪在“上帝”面前痛哭流涕，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，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，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，对于回家我根本想都不敢想。

那时我已经是 70 多岁的人了，想到自己来日无多，再拖下去我可能真的要在台湾终了此生，我心里就一阵阵害怕，毕竟我曾经是家有儿女的人啊，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像个孤魂一直漂泊在外，就是死我也要回到家中。这样的念头使我再也无法忍受教堂里平静的日子。

那会儿每逢做礼拜就会有一些教友留在教堂久久不肯散去。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退下来的老兵，也有一些老兵的家属，在无法抑制的思乡中，有很多人信奉了天主教，把自己交给“上帝”，权作一种感情的寄托。而教堂的礼拜，则给了这些无依无靠的老兵们互相联络交流的机会。

由于个性内向，也因为我的年纪比较大，对这种聚会我从来不怎么关心，可是，有一次我发现他们特别地神秘，出于好奇我凑了上去，才知道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托国外的朋友给家里捎去了信，并且，也得到了家里的回信儿。

当时由于台湾当局控制得特别严，这种事情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有时会被抓去坐牢。

所以，大家伙对这种事儿格外小心。因为我在教堂里做工友多年，老实

悒悒不归

老兵自述：我在台湾四十年

本分是出了名的，老兵们都知道我这把年纪，不用说也是被想家的苦痛折磨了这么多年。

我当时一听有的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，我的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难受。

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该嫉妒人家那些已和家里联系上的老兵。那些天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一闭眼睛便是老伴拉着四个孩子站在村口等我。

我走时才六个月大的儿子，现在想必也长成了大小伙子。想到我这个当爹的对孩子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尽过，我心里就愧疚得受不了。

那时候我的烟瘾特别大，一天三盒烟都不够，只要没事我就要手里点根烟，要不心里就发慌，就没着没落的。

我知道自己是想家想狠了，是在糟践自己，有时候倒真觉着死了比活着好，上帝说人都是有灵魂的，我想也许死了的人魂可以飘回家去，那我宁愿做个自由自在的鬼魂，也不要这样受生死别离的煎熬。

当时我真是这样想的。

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，已年逾古稀的周云亭老人讲话一直是比较平淡、缓和。

我懂得那些饱经风霜的心灵，有一种淡漠，不是因为麻木，而是因为承受。

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流离失所中，周云亭老人所遭受的打击可能远远超出了他的叙述。因为曾经百般无奈地独自承受这一切，所以，他对往事会有一种坦然。

但那绝不是一种忘记。

尤其是他说到自己在当时甚至想到生不如死时，我发现他深深陷下去的眼眶里转动着的浊泪……

就这么在对老家的朝思暮想中，我过了75岁的生日，又过了76岁的生日。

77岁那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要不是教堂里的教友凑钱把我送进医院，恐怕我也活不到现在。

年岁一天天大了，身体又垮下来，出院以后，我已经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。

教堂是慈善机构，像我这样孤独无依的老人，他们也不忍心把我赶到大街上去，只得让我躺在教堂后边的木板房里，每天打发几个修女给我送点吃的。

那时候说实在的我是在躺着等上帝来带我走。前边教堂里的风琴一响，我就闭上眼睛，默默地跟着唱，每当这时我就感觉灵魂已经脱窍，它在空中飘呀飘，很快便飘过了台湾海峡，可是家在哪儿，我找不到，因为一切都变了样，一切都已经让我认不出来了。

尽管这样我仍觉得一阵轻松，毕竟我是到家了，我不会再像个孤魂一样在外面飘来荡去。

那些天我几乎都吃不下东西了，我知道我在放任自己求生的欲望，一心想随上帝的召唤而去。这时候，一个给我送饭的修女站在了我的面前。

她说：“周兄弟，你要振作起来，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，毕竟活着才能做你想做的一切。”

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个修女，因为我们那个教堂很大，几百个修女我可能都熟悉。

可她们却几乎人人都认识我。因为，有的修女从她们一进教堂，我就在做工友，直到几十年后，她们也老了，我还没有离开教堂。

时间长了，有的修女便知道了我的身世。

当她们知道我40岁离家，70多岁了还从来不知道家里的音信时，这些心地善良的修女总要忍不住地一边在胸前划十字，一边为我祈祷。

自从我病倒以后，修女们不断结伴来看我，我知道她们是出于怜悯和同情。看到我一天天颓废下去，终于，有个修女站了出来，她说她有教友在国外，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，至少让家里的人知道我还活着。

这个修女的主意让我打起了好好活下来的精神，我开始强迫自己吃东西、吃药，我想也许真的有上帝被感动的那一天，我要用自己的双脚走回家去。

1986年的春天，就在我刚刚能够下床扶着教堂的栅栏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，那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。看看四周没有人，她悄悄地对我说：

惘惘不归

老兵自述：我在台湾四十年

“恭喜你，周兄弟，你家里来信了，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。”

这封将近40年才接到的家书，让周云亭老人几乎枯死的心又骤起波澜。

自从讲述开始，一直不断地抽烟却没有喝一口水的他，把手伸向了茶杯，哆哆嗦嗦中他其实根本不像是喝水的样子，他把茶杯放在嘴边，实际上是想掩饰因为强忍泪水而瘪进去的嘴唇。

几颗大而混浊的泪珠悄无声息地滴进了茶碗里。

好一段时间，老人才又重新恢复平静。

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，几乎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我没有再扶那些栅栏，几步便走回了教堂后面——我栖身的木板房。

跨进房门，我什么都没想，“扑腾”便跪下朝着老天磕了三个响头，我想这都是上帝的仁慈，老天的怜悯，才让我这个几乎要死的人终于等到了家里的信儿。

把那封家书紧紧地贴在胸口，仿佛搂着我那些孩子们。

12岁的女儿，9岁、3岁的儿子，还有那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小不点儿，我走时他还在他娘的怀里吃奶，如今，都该娶媳妇了。

虽说那会儿我们也很穷，我自己种着几亩薄地，勉强能够养家糊口。

可那时我们毕竟是个家啊，孩子吵大人闹的，像个过日子的样子，谁成想我会一下子被带到台湾，直熬到头发都白了仍是回家无门。

那天晚上，是那个修女戴着老花镜，一句一句地给我念的家信，高兴的地方她会给我重复好几遍，可让我难过的地方她就停下来，看看我的脸，才慢慢地念给我听。

修女走了，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，逐字逐句地回忆信的内容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湿了枕头。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，一声沉过一声像是敲在我的心上，听到这凄凉的钟声，我再也控制不住，竟放声痛哭起来。

我哭我那老伴40年来一直守活寡似的撑着那个塌了天似的家，哭我年老的双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消息。

最让我伤心的是我那两个最小的孩子，他们都在我走后不久……

我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上哪儿去为危在旦夕的孩子求医讨药？

我跪在床前，为我两个死去的孩子默默祈祷了很久，我希望以此来忏悔，来请求孩子们的原谅，是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尽到责任，可这一切又岂是我能够选择的。

知道了家里的消息，我开始想那个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回家的梦。

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，几乎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，我沮丧极了。

几十年来，靠我在教堂里做工友的这点收入，我除了自己能吃饱饭，又何曾有过几文钱的积蓄。

而且，我们这些老兵在发现回家无望之后，大多数都是过着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，根本想不到要为将来打算。

面对家人的召唤，我近乡情怯，我不知道出来飘泊了 40 年仍是一无所有的我，如何踏上归家的路，如何给家里的妻儿老小一个交代。

这时我又托那个修女给家里捎去第二封信。

信的大致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：我告诉老伴，我的身体尚好，能够自己行动，也十分想念她和孩子们，只是因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，台湾这边控制很严，我一时想不出回家的办法。再说我几乎没有积蓄，就是有回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，毕竟，我觉得自己该对家里有些补偿。

很快，老伴的信儿也捎回来，她在信里说，家里的生活早已与以前不同，女儿、儿子都已结婚成家，儿子还给我生了三个孙子，地里的收成不错，粗粮早就不吃了，每年收的小麦吃不了还要卖给国家一些。老伴劝我早点回家，她说：“你七老八十的人了，还在外面游荡什么，要是图钱的话，俺们娘几个干吗非要等着你回来。你只要人回来，饭就有你吃的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也年纪大了，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在走之前见不上你一面？”

记得当时那位修女在念这封信时，眼泪劈里啪啦地掉，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，从那时起我就不再犹豫，拼了老命我也要奔回老家，已经 78 岁的我

惘惘不归

老兵自述：我在台湾四十年

真的不想再这么熬下去了。

那时两岸关系仍然是没有什么松动，尽管内地这边在 1979 年便发布了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欢迎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访友，骨肉团聚。

可台湾当局不妥协，要在那个时候回大陆，要冒很大的风险，而且，走了就别想再回来。

我当时已横下一条心，说什么我也要在我还能走动的时候，回老家去。

1987 年元旦刚过，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，我筹起了回家的路费。

那个帮我与家里通上信的修女还送给我一套黑色的西装。她说：“周兄弟，你打扮得精神一点回去，好让家里的人高兴一些，他们也知道你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他们会好好待你的，你就放心回家吧！”

就这样我持旅游护照，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，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，再从香港转道广州，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 40 年之久的祖国内地。

那天我走进村子，正好是阴历的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的日子。

不断响起的鞭炮声使我的脚步踉跄起来。多久了，我没有再听过这种喜庆的声音，多久了，我没有与孩子们一起过个开心的新年。

走时 40 岁的壮年汉，再一次走进家门时，却已须发皆白，腰弓背驼，成了不中用的老头儿。

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。走进自家的院子，一个年轻后生问我：“老爷爷，你找谁？”

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，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，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，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。

那孩子吓坏了，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们看他是谁？”

这时屋里传出老伴的声音，“虎子，甭管是谁，先请人家进来坐，这大冷的天别在外面冻坏了。”

我跟着虎子蹒跚走进家门，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，屋里的灯很亮，我的白发和她的白发都在灯下散发着令人寒心的亮光。

尽管她人老了，瘦了，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，“她娘，是我，云亭，我回来了！”

听我这样说，老太太手一哆嗦，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上，我心痛极了，忙半跪下去捡，可这时，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。

“爹，爹，是你吗？你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？”

“他爹，你，真的回家来了吗？”

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，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，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。

还没等我仔细端详一下老伴，她一转身走进里屋，只有也已经满脸苍老的儿子围在我身边：“爹，你回来怎么不让我们知道，我跟您孙子去接您啊。来，来，你们几个快叫‘爷爷’。”这时三个小伙子齐刷刷一下子跪在我面前。

“爷爷，孙子们给您老人家磕头了。”

这就是家啊，这就是我的老家啊，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，像个真正的人。

与周云亭老人聊着，暮色开始围上来。与午后的寂静相比，乡村的傍晚要热闹一些。

这时候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，孩子们在学校里闷了一下午，也可以跑到街上撒撒欢，夫妻生火做饭的，姑娘、媳妇边走边聊，叽叽喳喳，这人一有动静，树上的蝉反而躲了起来。

这时，周云亭老人的大孙子媳妇，区里的一位小学教师也下班回来，听说我们正在同老人聊过去的事儿，这位快人快语的俊俏媳妇也坐了下来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聊。

老人又点燃一支烟，显然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回忆里。

孙子媳妇拉开他身边的抽屉，看到一条烟刚刚拆封，悄悄对我说，“老人就是烟瘾大，这不刚买两条烟，才一个星期就剩一条了。”

我刚想说点什么，这位善解人意的孙子媳妇马上又说，“爷爷这辈子就这点嗜好，虽说对身体没好处，可俺奶奶去得早，也就只有依着他了。”

老人的听力虽然有些迟钝，可孙子媳妇提到奶奶，他还是听到了。

仅仅一瞬间的工夫，老人脸上的神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